

拯救姐妹

郭睿 王向葵 著



真实
震撼的
纪实

秦巴山区，山清水秀，民风纯朴，

这里的女孩子纯洁、美丽、勇敢、执著……

但疯狂的恶魔将魔掌伸向了她们，

她们被拐骗、拐卖。

不屈的女子机智勇敢地逃脱了虎口，

为报仇雪耻，不畏艰难险阻，

孤身一人在茫茫人海中苦苦找寻其他姐妹，

协助警方抓获罪犯……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C14005875

I25
1016



拯救姐妹

郭睿 王向葵 著



武汉大学出版社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

北航

C1692685

I25
10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拯救姐妹/郭睿,王向葵著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3. 10
ISBN 978-7-307-11517-0

I. 拯… II. ①郭… ②王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10376 号

责任编辑:夏敏玲 责任校对:王 建 版式设计:马 佳

出版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(电子邮件: cbs22@whu.edu.cn 网址: www.wdp.com.cn)

印刷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9 字数: 203 千字

版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1517-0 定价: 2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 请
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拯救姐妹 1

14岁少女宋兰英被拐骗到广州、东莞、海口等地强迫卖身，而后被拐卖。3年后，宋兰英机智勇敢地逃脱了虎口。为报仇雪耻，她不畏艰难险阻，孤身一人在茫茫人海中苦苦寻找拐骗、强迫自己和同乡姐妹卖淫，而后将她们拐卖的人贩子，主动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分子，终于将贩卖人口的恶魔人贩团伙摧毁，使犯罪分子得到了庄严法律的严惩。被拐骗拐卖的姐妹在宋兰英的帮助下，终于被解救回乡，与亲人们团聚。

婚姻巨骗 66

打工仔张良仪以他特有的英俊容貌频频实施“美男计”和情场多变的演技，在短短的5年间先后欺骗过20多位女人的婚姻和180多万元钱财，致使这20多位上当受骗的女人追悔莫及，有的甚至痛不欲生。当张良仪这个情场百变的婚姻巨骗谋划欺诈最后一位女人时，他被公安机关逮捕，最终因诈骗罪、流氓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

人妖悲情 143

人妖作为泰国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，引起了世界各地人们的兴趣和关注。据泰国《世界日报》报道：泰国人妖的总数在2万人以上，主要集中在人妖歌舞团、歌厅、酒吧和夜总会。“她们”具有艳丽的容貌、婀娜的体态、丰润的肌肤、妩媚的神情，外貌与女性无别，有的甚至美若天仙。然而，“她们”一般活不过50岁，长期靠雌性激素维持容颜，在灯红酒绿的商业社会里强颜欢笑，“她们”短暂而又迷茫的一生充满着人世的辛酸和凄苦。

同病相怜 190

医院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，这里每天发生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；医院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舞台，这里每天上演着人间辛酸苦辣的悲喜剧。生病住院，无论是高官厚禄、大款富人，还是凡夫俗子、平民百姓，大家如同站在上帝面前，待遇平等，不同的只是各自的病症、心态、意志力、选择医治的途径和最后结果。

拯救姐妹

8年前，年仅14岁的鄂西少女宋兰英被人贩子拐骗到广州、东莞、海口等地强迫卖身，而后被拐卖。3年后，宋兰英机智勇敢地逃脱了虎口。为报仇雪耻，也为了营救同乡的其他7名姐妹，宋兰英置生死于度外，4年来不畏艰难险阻，孤身一人奔波于全国12个省50多个县市，在茫茫人海中苦苦追寻拐骗、强迫自己和同乡7名姐妹卖淫、而后将她们拐卖的人贩子，主动协助公安机关抓捕犯罪分子。公安机关在宋兰英的大力协助下，终于将贩卖人口的恶魔人贩团伙摧毁，使犯罪分子得到了庄严法律的应有严惩。

7名被拐骗拐卖的姐妹在宋兰英的帮助下，终于被解救回乡，与亲人们团聚。而今，这7名姐妹在宋兰英的帮助和支持下，走出了昔日厄运的阴影，在家乡携手共同创业，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。

一、误入狼窝

鄂西南秦巴山区，春天虽然比平原来得迟缓，但这里山清水秀，民风淳朴，山民的日子虽然闭塞贫瘠，倒也安闲踏实。山民们非常重

视对儿女们的教育，巴望儿女们学好文化知识，将来能走出大山，奔个好前程。

坐落在双叉河畔的百乐中学，是鄂西南的一所县级重点中学，每年招收方圆数十公里二三百名新生。该校每年升入县、市、省级重点高中的升学率，让这所位于深山僻静的中学远近闻名。

该校掩映在秦巴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，四周群山叠嶂，绵延起伏。校门前的一条小溪，长年累月溪水潺潺碧波悠悠，沿溪两岸杨柳依依，春暖花开时节，一望无际的映山红在明媚的阳光下辉煌灿烂。

1996年3月22日清晨，百乐中学校园响起了庄严嘹亮的国歌声。

操场上，年仅14岁的少先队旗手宋兰英正在全神贯注地拉升着迎风飘扬的鲜艳国旗。

升旗仪式完毕，宋兰英与同学们一道高高兴兴地走向初二（1）班自己的教室。

已是上午7：50了，教室内，学生开始预习，等待着教师上课。

身为班长的宋兰英，像往日一样，高高兴兴地走上讲台，在黑板右上角一隅，写完了当天的课程和活动安排，转身准备走回自己座位的当儿，蓦然发现窗外有一位服饰华丽的大姐姐微笑着向她招手。

宋兰英以为这位漂亮的大姐姐是新来的老师，抑或是实习的大学生，她连忙放下手中的粉笔，走到教室门口。

大姐姐满面笑容地拉着宋兰英的手，兴奋地自我介绍，她叫谭小蓉，是宋兰英的表姐。

宋兰英满脸绯红地认出了表姐，她早就听说过大姑妈家这位20出头的小蓉表姐在南方发了大财，让大姑妈家里盖起了三层洋房，买

了一辆卡车。宋兰英昔日一直羡慕着这位有出息的表姐。

谭小蓉笑容可掬地拉着宋兰英匆匆来到校园一角，温情地说道：“表妹，广州一家工厂正在招工，包吃包住月工资 800 元，姑父姑母已经同意我现在就带你去上班。”

天真的宋兰英对表姐的话信以为真，但她转面一想，自己初中还没有毕业怎能外出打工，再说父母事先还没有当面准许她外出打工，她不想轻易辍学，她的理想是将来考重点高中，考重点大学，等到读完大学就去当一名记者，因为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理想：长大了当一名记者。

宋兰英婉言拒绝着谭小蓉的盛情邀请。

谭小蓉软缠硬磨，反复地劝说宋兰英，直到宋兰英不得不答应跟她回家。

谭小蓉拽着犹豫不决的宋兰英，以宋兰英母亲病危，向正在上课的老师和班主任请假。收拾好东西，谭小蓉牵着宋兰英的手走出校门。宋兰英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学校时，两眼盈满了泪水，因为自己的理想从此就要泯灭了。

宋兰英依依不舍地回望着自己生活了两年的美丽校园，她舍不得关爱着她的老师，舍不得朝夕相处的同学，想着这些，她不禁泪水涟涟。

谭小蓉拿出一套漂亮的外衣让宋兰英穿上，并说：“村里许多人求我都不让他们去，机不可失，时间来不及了，车子正在前面等着我俩呢！”

宋兰英第一次穿这么华丽耀眼的漂亮服饰，显得格外激动。

谭小蓉对宋兰英说：“为了赶时间，来不及告别你父母了。”宋

兰英被表姐拽上迎面而来的一辆三轮摩托车。

摩托车奔驰在连接着学校门口与葱翠悠远山坡的乡土公路上。

宋兰英见车内还坐着本村18岁的宋运红姐姐，心安了许多。

中午时分，一行三人到达百乐乡长途车站，在稀朗零落的一家饭摊上，匆匆吃过午饭，便上了一辆开往武汉的客车。

宋兰英坐在车厢内暗自流泪，她想，父母同意她外出打工，是因为家里太穷了。父亲右腿残疾，母亲长年卧病在床，弟弟读小学三年级，因为无钱辍学。这样不辞而别地远行，让她更加挂念家中的父母和弟弟，留恋学校，想念同学。

经过一个下午与一个晚上的颠簸，总算抵达了武昌火车站。

火车站广场熙熙攘攘。谭小蓉领着宋兰英和宋运红在火车站广场附近就餐、逛商场。

宋兰英第一次走出大山，置身在陌生的繁华都市，好奇、激动，欣赏着这座大城市与大山深处自己家乡不一样的景致。

川流不息的车流，来来往往的驿动人群，花花绿绿的霓虹灯广告，高耸林立的高楼大厦，让宋兰英既兴奋，又仿若梦中。

谭小蓉的同乡男友丁建平早已买好四人的车票，等候在火车站候车大厅。

谭小蓉眼看南下广州的火车快要启动了，便带着宋兰英、宋运红走在前，丁建平在后，排队进站台检票，而后依次上车。

卧铺车厢内，丁建平热情，大方，侃侃而谈广州的美景，吹捧宋兰英和宋运红这么年轻漂亮、能干，到了广州后肯定能够挣大钱。

丁建平像兄长般关心、服侍着宋兰英和宋运红，一路上谈笑风生。

宋兰英很少言语，因为她生性腼腆羞涩，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。沿途，宋兰英大多数时候凝视着窗外，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山水、树林、田野和村庄……

深夜，宋兰英难以入睡，她想到自己这么鲁莽南下，父母在家里肯定会担心，老师和同学们不知她的去向也会着急。她是班长，班主任交代的几件事情她还没完成……宋兰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

待到宋兰英醒来，天已是大亮，火车开进了广州城。

宋兰英提着她的学校行李和书包，拽住表姐的衣角，怯生生地随着人流匆匆地走出广州火车站。

丁建平拦了一辆红色的士，上车。四人直奔市区南郊，来到一条背面小街。街的两面是一家挨一家的发廊、美容院、浴室、性保健品商店，以及做人流、治性病的私人诊所。宋兰英随着丁建平、谭小蓉走进了他们的终点，小街深巷的“小美人发廊”。

午饭后，宋运红和宋兰英见发廊里来了两名穿着裸露、打扮妖艳的小姐阿婷和阿琴，他们与两名陌生男人眉来眼去，打情骂俏，不一会儿，四人就进到里面的房间，发出一阵阵亲昵的吻声与呻吟声……

宋兰英听得心惊肉跳，她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，但凭她的感觉，她想，里面的人一定是在干见不得人的龌龊事。她实在听不下去了，来不及休息，她就迫不及待地请求表姐送她去工厂报到，早点上班挣钱。

谭小蓉面善心地劝宋兰英和宋运红休息，说他们自有安排。

两个男人心满意足、满面潮红地搂着阿婷、阿琴走出来，各自高兴地哗哗数钱给了谭小蓉，满意而去。

那两个男人走出店子后，丁建平以到工厂办理有关手续为由，强行搜走宋运红的身份证和宋兰英随身携带的学生证、团员证。

下午，阿婷和阿琴又接待了几个男人。傍晚时分，丁建平昔日家乡的牢友李正奇、方士权此时也回到了发廊，一眼瞥见店里又来了两个年轻纯朴的家乡妹子，不禁高兴地淫笑着。

深夜，三个男人与谭小蓉、阿婷、阿琴一直兴奋地饮酒，抽烟，划拳，取乐。

宋兰英、宋运红躺在里间一张窄小的床上默不吱声，回想着这两天一幕幕梦境般的生活。

迷迷糊糊之中，宋兰英隐隐约约偶尔听到“处女”、“开苞费”等字眼。

宋兰英似懂非懂，她开始有些胆战心惊，盼早点天亮去工厂上班。

直到凌晨两点，阿婷、阿琴才下班走人。

丁建平、李正奇、方士权三个男人与谭小蓉、宋兰英、宋运红三个女人同睡在发廊内。

宋兰英第一次出远门，与这么多陌生人同居一室，她很习惯，羞怯难眠，辗转反侧，心烦意乱。

身在异乡孤苦落寞的宋兰英，此时越来越想念父母，想念弟弟，禁不住号啕大哭。

丁建平暴跳如雷，露出真实面目，威胁宋兰英：“哭死啊你，还没破身就哭，找死！实话告诉你，我们三兄弟杀过人，轮奸过不少女人，坐过几年大牢，出来后合伙办了这家店子，从今天起，你不乖乖听话，我们就先整死你，再杀了你全家。”

宋兰英吓得浑身哆嗦，不敢再哭了，直到此时，她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落入了淫窟。她现在插翅难逃，只得蜷缩成一团，暗自流泪到天亮。

二、遭遇欺凌

天大亮了。

外屋的三个男人和里屋隔壁的谭小蓉，一直在睡懒觉。

直到上午11点多钟，他们四人才懒洋洋地起床。

丁建平来不及洗漱，便半躺在沙发里，跷着二郎腿，一边打着呵欠，一边吸吮着带有白粉的烟支，慢慢地吞云吐雾，一串串烟圈袅袅飘逸，不一会儿，满屋里就飘荡着呛人的浓浓烟味。

宋兰英、宋运红躲在被子里，小心翼翼地商量着该如何向李建平 and 谭小蓉求情，请求他们看在亲戚和老乡的分上，不要坑害她们二人。

宋兰英和宋运红穿好衣服，怯怯地来到表姐男友丁建平面前，声泪俱下地苦苦哀求丁建平还她们的证件，哀求谭小蓉借点钱让她俩尽快回家。

丁建平没等宋兰英说完，便掴了她两耳光，气势汹汹地骂道：“小婊子养的，你想就这么走人？你不给老子挣个十万八万的，就别想活着出去！”

宋兰英见丁建平如此的绝情卑鄙和冷漠凶狠，便转而在表姐谭小蓉面前长跪不起：“表姐，看在你我是亲姑舅老表的分上，你放我回去继续读书吧，我一辈子会感激你，我爹妈也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”

谭小蓉冷漠地说：“我和建平大哥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多钱财将你和运红两人弄来了广州，你们想就这么撒手走人？哪有那么容易！再说，我刚来广州时，也与你一样想保住纯洁，一样死心眼地守住处女身子，结果还不是被丁大哥破了身子。做女人的，一旦被逼下水了，也就慢慢习惯了这种有钱有笑的日子。你想想，我们花了这么大的精力把你们从家乡弄来广州，总不能白费钱财呀。事到如今，你做得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，别太死心眼了……”

宋兰英见恳求自己的亲表姐都无济于事，吓得紧紧地抱住自己的身子，大声哭泣：“表姐，你也是被人害的，为什么现在要来害我，我还小，我只有14岁啊，救救我吧，放我回家，放我回去上学，我一辈子会感激你的……”

一屋子人，没有一个人理会和安慰宋兰英的哭泣与哀求。

气急败坏的丁建平拿起一条毛巾，将宋兰英的嘴堵住，不让她哭喊出声来。

宋运红吓得蜷缩在一旁，默不吱声。

丁建平、方士权、李正奇三个男人死死地看住宋兰英和宋运红，不时地恐吓、猥亵着二人。

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妖冶性感的阿婷、阿琴总是坐在发廊门口，频频向来来往往的过路男人媚笑、招手，诱惑那些好色男人进来嫖娼。

一个下午，她们接待了五六个男人。当她们数着各自丰厚的小费时，毫不在意宋兰英苦苦的哀求与泪水。

那些来嫖娼的老少男人，对年幼漂亮的宋兰英眼馋地偷窥着。

夜幕降临。

宋兰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生命行将奄奄一息的柔弱小鸟，她多么

渴盼有人能够拯救自己，或自己作生命的最后一搏，冲出囚笼。

宋兰英不时地窥视着发廊门外，市郊街头人流、车流来往不息，街头对面灯红酒绿的酒吧里，不时有男人女人欢声笑语地出出进进，她多么希望这些人中有一位好心人能来拯救她出去啊。

墙壁上的挂钟敲响了十下。

夜，正在渐渐走向深沉寂静。

丁建平用手机联系的一位40多岁老板，驾车来到了小美人发廊门口，想接走宋兰英到外面包夜。

老板姓刘，财大气粗，一进屋就推开放浪媚情的阿婷、阿琴，他一眼瞥见了胆怯清纯而又漂亮俊秀、稚气未脱的宋兰英，他满脸淫笑着走近宋兰英，直勾勾贪婪的眼光令宋兰英毛骨悚然。

丁建平笑迎着刘老板直奔后面的暗楼。两人谈妥了5000元“开苞费”。

丁建平沙哑着喉咙，呼唤宋兰英上楼去。

宋兰英预感到即将要发生什么了，她心里十分惧怕，拒而不答。

丁建平急匆匆冲下楼，示意方士权、李正奇强行将宋兰英抬上楼。

宋兰英紧紧地抱住楼梯口的栏杆，大声哭泣、呼救。

其他人都冷漠无语地木然坐着。

丁建平气急败坏，打开电警棍，恶狠狠地触打着宋兰英：“你老实接客，不然老子电死你！”

宋兰英被电警棍触得无力地晕倒在暗楼楼梯口。

方士权、李正奇趁机将无力反抗的宋兰英抬上了暗楼的床铺，立即将宋兰英衣服扒光。

宋兰英在痛苦中惨遭色徒强暴。

三、初次出逃

深夜。

小美人发廊暗楼包间，幽暗昏黄的灯光，似在悲伤哀怜。

宋兰英渐渐苏醒后，身子深处一阵剧烈的疼痛，让她下意识地抚摸着腹部，只见下身一股热流在流淌，她吓得支撑着身子坐起来，看到两腿之间鲜血直流，她号啕大哭起来。她痛哭自己这么年幼就遭人强暴，她痛不欲生。

宋兰英懊悔自己太轻信表姐的话了，她不该糊里糊涂地被谭小蓉哄骗来广州遭受这般非人的磨难，她将来哪还有脸回家做人啊。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昔日崇拜的表姐，为了钱竟然丧尽天良，连自己的亲表妹也要陷害。眼看自己的命运就要毁在谭小蓉手上，此时，宋兰英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。

楼下，谭小蓉正在与刚才占有宋兰英的刘老板有说有笑。刘老板为了感谢谭小蓉献给他一个真正的小处女，慷慨地给了她 1000 元小费。

谭小蓉收好钱，千恩万谢笑盈盈地将刘老板送出了门。

丁建平坐在里屋的沙发上，叼着烟，兴奋得哗哗啦啦地数着刘老板刚才付的一摞崭新的 5000 元钞票。

宋兰英满腔怒火，她强打精神站起来，穿好衣服，一口气跑下楼梯冲向丁建平，哭唤着抢过丁建平手中的钱，用力地撕毁着。

丁建平恼羞成怒，一脚将宋兰英踹倒在地，一边奋力抢夺宋兰英手中已经撕毁的钞票，一边命令李正奇、方士权进来将宋兰英一阵狠

打，直到打得宋兰英没有力气哭泣和动弹，二人才善罢甘休。

已是凌晨两点。小美人发廊不紧不慢地关门打烊。

阿婷、阿琴被两个当地男人交了600元钱后，被包夜带走了。

店内，丁建平、方士权、李正奇三个男人与谭小蓉、宋兰英、宋运红三个女人，又同睡在一屋。

丁建平告诫李正奇、方士权，夜里不能碰摸宋运红的身子，留她一个处女身，明天接客卖个好价钱。

丁建平独自走上暗楼，本想占有宋兰英一夜，但见她的下身仍在出血不止，他只好怏怏不乐地抱着宋兰英强行亲吻了一会儿，才放过她，住到楼下。

第二天，宋运红也同样被强迫给一个有钱男人破身了。

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宋兰英和宋运红成天被看得很严，而且时刻被强迫着接客。有时还要遭受丁建平、方士权、李正奇兽性大发时的百般欺凌。

宋兰英虽然不到15岁，但她长得漂亮白净、清纯端庄，脸庞俊秀，而且身材苗条丰润，所以嫖客进店后都争着点她上楼侍候。

宋兰英常常接完一个客人，来不及清洗身子，下一个嫖客就饿狼似地搂着她上楼。她稍有不从，必定会遭到丁建平一伙人的毒打。

宋兰英每次300元、500元的点费和小费，待到嫖客们一走出店门，就都被丁建平、谭小蓉搜刮一空。

宋兰英不仅身子遭受极大的摧残，而且内心深处早已伤心至极，已经郁结为满腔仇恨，她恨谭小蓉，恨丁建平，恨这个店子为虎作伥的所有人和来店里寻欢作乐的所有男人。

为了早日逃出淫窟，宋兰英硬拼拼不过这伙暴徒，便开始绝食，

她宁愿早日饿死，也不愿意长期遭受男人们的百般折磨。她见自己一时难以饿死，就干脆撞墙，用生命抗争眼下的厄运。

丁建平和谭小蓉全然不在乎宋兰英的生与死，只在乎她一天能多接待几个男人，给发廊带来收入。只要宋兰英还有一口气，就得接客，就得上交男人高兴过后给她的钱物。

宋兰英经常从噩梦中哭醒：“我还只有14岁啊，我要回家读书……”

宋兰英一直在暗中寻找机会，巴望早日能逃出这肮脏的淫窝。

一天凌晨4点刚过，整夜未眠的宋兰英趁店里所有人都熟睡之际，轻轻推醒了睡梦中的宋运红，悄声商量着二人如何从暗楼窗口逃跑。

两人使尽全身力气，悄无声息地掰弯了暗楼窗口的两道钢筋，掰开了一个能钻出人身的洞口。而后，两人用床单、毛巾和衣服悄悄地结成了一根长长的绳索，供她们顺窗而下逃跑。

宋兰英身材瘦小一些，在她先尝试着从窗口顺墙而下的瞬间，绳索倏然断开了，宋兰英重重地栽倒在窗外的地上，不能动弹。

宋运红的惊叫声立刻惊醒了隔壁包间的谭小蓉。

谭小蓉立即推醒了身旁酣睡中的丁建平。

丁建平翻身下床，大声唤醒楼下的方士权、李正奇。

三个男人来不及穿好衣服，就扯开店门跑向店后的窗口，迅速将不能动弹而且浑身是血的宋兰英拖回发廊。

泯灭人性的丁建平、李正奇、方士权脱光宋兰英的衣服，用铁链将宋兰英捆绑在按摩床上，用胶布封住宋兰英的嘴，狠狠地抽打她，并不时地用燃着的烟头在她身上一阵乱烫，威胁道：“你再想逃，就